

，幸虧太過緊張沒有投中，在場外看球的都大叫起來，對方王資仁被場外叫得更加糊塗，接得板上彈回的球後，就拍球往自己籃下帶，後衛以為他要「搓麻將」一拖延時間，也就不去攔阻他，不料他竟也來了一個帶球上籃，姿勢美妙，刷的一聲，一個空心投進自己籃內，便宜了我們白白得了兩分，一看時間只剩三十秒了，大家雖已清醒過來，但是「時不他與」，我們也就平白地得勝了，現在筆者一面寫，一面還在大笑呢！

(上接七十七頁)

四、共同的願望

臺灣是我們反攻大陸的基地，我們在此海島之上，是在臥薪嘗膽，我們唯一的目標是「反共抗俄」，我們所負的責任，是「準備反攻」，我們共同的願望，當然是「收復國土，返回家鄉。」，我們欲達到此願望，必須努力圖奮，自強不息，要有十年寒窗的的精神，猛進勿懈，切不可苟且偷安，而把杭州當作汴州，忘記了身之所在！

我們是從大陸來，當然要回大陸去，臺灣雖好，不可久居，落葉歸根，總要返本還原的，「友聲」是我們來臺灣的產物，我們應當愛護牠，希望牠長生不老，但我們却不願牠長久滯在此地，我們應該帶牠早日回大陸，投入母校懷抱裡，讓牠生育滋長，繼續發刊下去，這也是我們共同的願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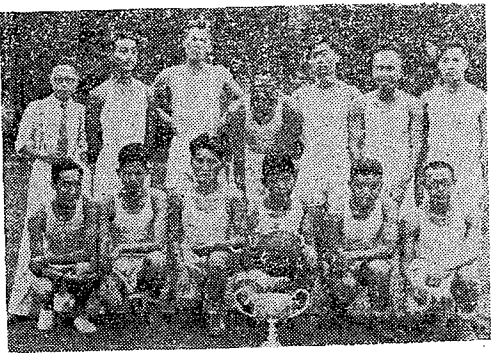
出 國 四 年

在臺灣工作了十一年，離開之後，覺得無限的依依，尤其是在這階段期間，工作的促成和開始是我的至好的級友所領導的，工作的推展和發揚是許多熱心的校友所合作的，離開了這麼好的團體，單槍匹馬來到此人地生疏與我無邦交的國度裡來，我真也不知道誰給我這麼大的勇氣，除了上帝之外，只有交大的精神——謙賢與能，提拔後進。

時光易渡，匆匆已四年了，在拉河已渡過四個寒暑，固然在這期間，對於一部份的校友仍時通訊，來此鐵路中心受訓的校友也偶而見及，我們也會二渡休假返臺，與一些校友重聚，但是回憶到從前同窗時之切磋，同事時之提攜，而今不可同日而語了。

我是在聯合國技術協助擴大計劃項下，經聯合國技術協助局與世界衛生組織共同提名，徵求巴基斯坦政府同意，來巴基斯坦省擔任衛生工程顧問，協助發展上下水道的工作，一九五七年三月初到此時，情況十分惡劣，西巴當局差不多拒絕我入境，雖然沒有像在剛果的聯合國軍隊被繳械的情形，可是也很够受了，第一年的境遇除了工作上遭遇困難之外，氣候之酷熱，人情之冷淡，生活之不慣，子女教育之不易，均

隊試嘗級四廿民之標錦賽聯球籃校全得



前排
葉 杭
王監二
陳伊通
(隊長)
潘文淵
葉昌鑄
洪傳助

後排
黎紹強
甘澄澤
馬崇周
吳文燾
徐繼利
蔡鎮震
蔡丕基
(管理)

劉永楸

使我非常失望。第二年情形稍為轉佳，除了協助審核若干上下水道計劃之外，並舉辦了一次自來水計劃講習會，於是才漸被認識，而西巴省之公共工程局（主要辦房屋與公路工程）與衛生局雙方原持對我相拒的形勢，轉變而為互奪不決之局，世界衛生組織於一九五八年十月間亦短期召聘我為總署顧問，參加起草全球性之自來水計劃，那時巴基斯坦亦發生革命，推翻了原有紛亂無能的政府，而代以新興急進的政權。第三年，一九五九年，仍是一個十分艱難的組織的時期，我與內子拜訪新政府的省長，送他一對臺灣的綉畫，他老人家請我們喝茶，自驅小馬車引導我們遊覽總督府內的亭園池沼，結果於七月初批准了二個組織，二筆預算，成立了一個聯合衛生工程辦事處，Joint Office of Sanitary Engineering. (J. O. S. E.)，那時整個聯合辦事處內只有我一個人人在開辦，再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說好說歹，才從公共工程房屋道路方面，調出一個曾經受過世界衛生組織資助出國進修回來的一個衛生工程正工程師來主持這聯合辦事處，做我的對等人員，Counterpart這可算是衛生工程核心的產生。有了這個核心，組織逐漸長成，第四年度

，一九六〇年，我才能協助擬訂並仍在繼續執行中的一個五年鄉村自來水計劃，此外在少數的城市裡收集資料，以備擬訂與發展五年市鎮自來水及下水道計劃。論理我的工作，應該可算告一結束了，我的對等人員可以接辦了，可是西巴政府仍不肯放我走，又請聯合國延長兩年合同。今年是第五個年頭，世界衛生組織，即將有一個三人小組的短期顧問團到來，協助擬定都市上下水道長期發展計劃與財務之籌措計劃，以便向國際基金協會貸款，十月中又將有一個二人小組來此參加辦理一個短期自來水管理訓練班。明年底以前，希望現有的上下水道撥款委員會加強，獨立的上水道工程局成立，貸款成功，較大的市鎮工程開始設計，那麼我便可以打退堂鼓，起草最後的報告，而結束這一個六年的任務了。

巴基斯坦的人對於自由中國沒有多少認識，四年來我們在工作中和工作之餘，時常和他們介紹介紹臺灣的情形，朋友也交了不少，可是大半都是泛泛之交，唯一來往比較親密的，却是交大民廿四級的校友任中方一家，他是在一個私人油料廠內擔任總工程師之職，到此已十一年了，在這異地，中國人極少的環境裡，居然也有此一個校友，而他們一家也是閩人，同學又同鄉，所以更覺得不易，他們曾經一度想遷移往美洲，我們覺得很是悵然，我們一說到將要離巴，他們也覺得惆悵，感筵難散。

過去我一直沒有在友聲上寫作，最近之離學長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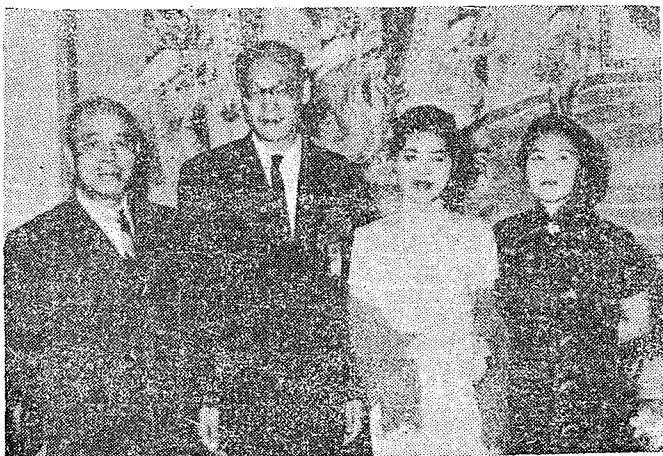
虎尾困水記 吳前川

記得在校上水文學時，范教授講：洪水是一種多種不幸因素的匯合。我以前雖經過幾次洪水，但好像都沒有這兩次水災的可怕。尤以四十八年八月七日的晚上，在傾盆大雨中，加上不斷的大雷聲，和刺眼的閃電光，大地好像在破裂，房屋好像在動搖，真是一種可怕的滙合！真像傳說上所描寫世界末日的樣子！

我們在虎尾的同學共四位。以前都覺得此間位置適中，交通方便；有鄉村之清靜，和都市的便利。

外客亦多如此讚美，稱譽不絕。誰知在這短短兩年內，連續成爲洪水之的。把這美麗的小鎮，罩上一層陰影，應了禍不單行的古語。

八七黃昏的天氣，是一個沉靜的陰天，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妻還帶着小孩上街，看七點四十分一場的電影，片名是漁孃淚。八時許即開始下雨，不久即雨大如注。等到電影散場時，觀眾都無法回家。只有一輛三輪車載客來看第二場電影，妻即乘之回家——當時我們本睡在前房的榻榻米上，但是隆隆的雷聲，無法使人入睡。乃搬到內室床上。睡了一回，又被院中鷄聲吵醒。起來一看，水已滿至院中，新飼雛鷄已浸



陳學君校長與何小珍家姐之合影請校長校證婚

(見第十七頁報)

死半數。乃急起救大鷄至鷄舍高處。同時需搬動室內的傢具。雷聲、閃電、大雨，繼續不斷，雷聲和電光真比電影上最偉大的戰場場面還偉大。一眨眼間水已漲至室內，榻榻米開始浮動。放在上面的桌椅箱子，開始東倒西歪。榻榻米下的木板，也因水浪的沖擊而漸告脫落。我坐在床上量水位，表面雖強作鎮靜，內心實不無憂慮。尤其是看看時間，還是午夜時分。長夜漫漫，不知水位將止何處？當時已有數家將天花板敲破，準備脫身而逃。所幸水至床樑之下，漲勢漸告停止，心情稍定。此最高水位，在榻榻米上約四十分。次晨水漸退至院內，雨勢漸小。但天色陰暗，雖在上午，猶若傍晚。後來才知道，八日清晨，就是彰化大肚溪決口的時候。此次斗六區紀錄最高雨量，二十四小時爲一千公厘，是六十年中的最高紀錄。宿舍內淤泥深達三十公分以上，水電俱斷。

當時正值養鷄風盛，廠區內即淹死蛋鷄二千隻以上，我家亦死了一半——一百隻（小鷄不計），死亡狼籍，慘不忍觀。臺糖鐵道電訊亦損害慘重，單就虎尾區五廠而言，復舊費用即達一千萬元。我和屠學長守鏢，都在鐵道部份工作，因此足足忙了十個多月。水災以後，報紙上既以六十年洪水相許，親友相見，亦多以此安慰。在我們三四十歲的人看來，以後對朋友說過：但誰能料知有兩個六十年之大洪水相鄰而過呢？口裡雖如此說，心裡總還希望着，那有這麼